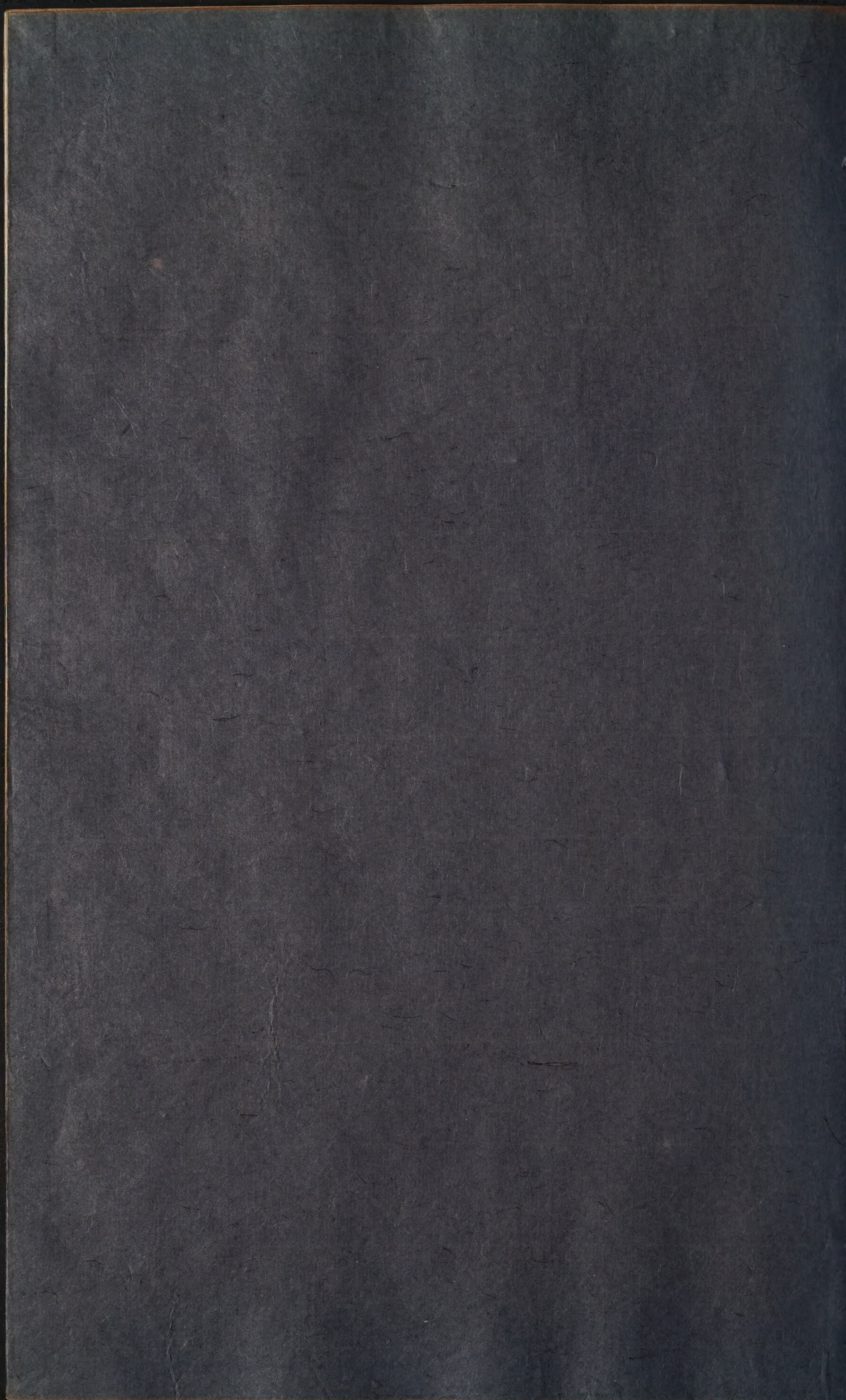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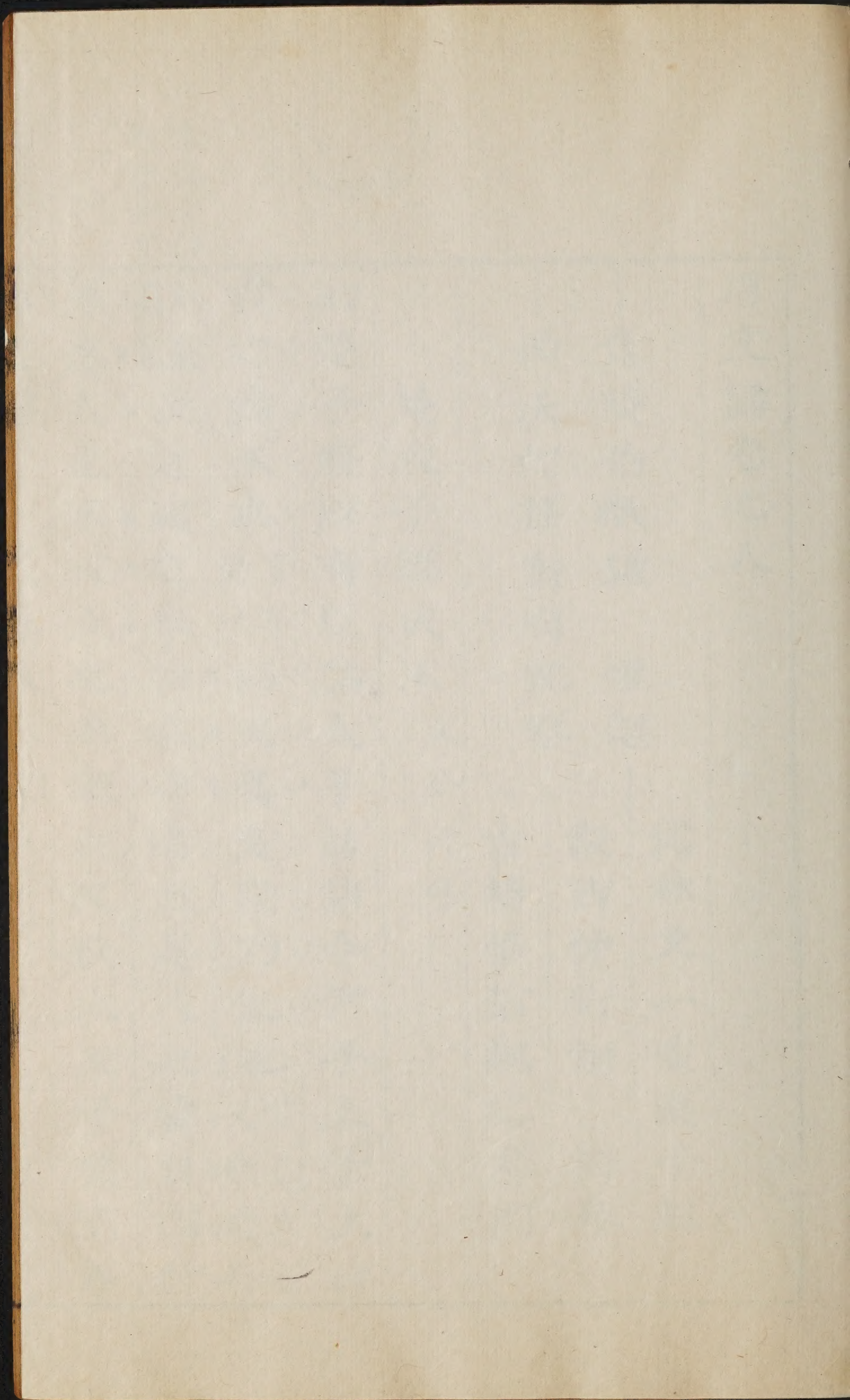




陳淏子曰形容妙字

周文歸卷之八

竟陵伯敬鍾　惺選　武林文一陳淏子輯
曲沃郜孫衛周胤鑒　瀫西仲衍胡　揆叅
古婺惟信魏之允閱

楚太子諭成王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言年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若已立而又黜之乃取亂之道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

鍾惺曰婦人性氣千載如見

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弗敬也。享許想芊音米成王之妹嫁於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大事謂殺君曰。能。惡入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蹯熊掌難熟者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謚穆王立。字法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謂環列兵衛于王宮

尹其官也

敘事簡鍊描寫處有神 月峯

楚商臣弒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王生而以亂取弒死以瞑事謚异哉名根之於人如此楚共王將死自請謚靈與厲羣臣以其知過而謚之曰共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讓得之之妙也然則古今工於請謚爲身後名者孰有如共王者乎 伯敬

陳淏子曰追敘法簡暇有度

鍾惺曰有學問之言武人說不出

魏之允曰詮勇字大妙

狼瞫君子之怒 文公二年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也戰於彭衙。晉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明前言三年將拜君賜故晉人以此笑之戰於殽也。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

鍾惺曰識到養到之言生死功名之際洒然矣斯之謂勇

（善論）

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言君子如有所怒）亂庶遄沮。（君子之怒必以止亂也遄疾也沮止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如此用怒如此用勇國家亦何憚而不以法繩悍將乎要之先軫之黜實有以服其心瞫特不勝憤憤以雪其耻耳大將皆如先軫戰將皆如狼瞫天下無事矣

文一

孔子論逆祀 文公二年

秋。大事於太廟。（大事禘也嘗用天子禮故有禘祭）躋僖公。（躋升也僖公閔公之庶兄也故升於閔公之上）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禮官也）尊僖公。且明見曰。（奇語）吾見新鬼大。（僖公也）故鬼小。（謂閔公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齊肅也聖明也）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泄）文武不先不窋。（知律反）宋祖帝乙。（宋始封之君也）鄭祖厲王。（鄭始封之君）猶上祖也。（言二國不以帝乙厲王爲不肖而猶

胡揆曰兩君子曰禮與君子以爲失禮呼應得有神有趣而皆以明順禮也一禮字爲根

衛周胤曰泉水詩引得眞妙能用不切事爲切

尊尚之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饗、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柳下惠之賢而居在下位廢六關。六關所以禁絶末遊而悉廢之殊失重農之意妾以今織蒲較之○織蒲是美事使妾織蒲爲席以與下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字法○爲藏龜之室而用山節藻梲之飾無其位而虛有其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逆祀非禮而弗禁之祀爰居。爰居海之大鳥也止於魯國東門外而使國人祭之三不知也。

末引孔子斷文仲語斷夏父弗忌使事映帶之

妙緣於筆與不可强至也部孫

鍾惺曰至論說得怕人

甯嬴知陽處父　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晉邑甯嬴從之。逆旅大夫也及溫邑名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短句法商書曰。沈漸潛剛克。克能也惟深沉不暴露之人爲能剛也字法高明柔克。惟高明不闇弱之人爲能柔也夫子壹之。謂其一於用剛而乏沉潛之意思也又進一層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纔是眞經術眞讀書人說到定身二字儒者應

一齊回首

仲光

頭揆曰翻進一層立案

陳湀子曰串行詒法句皆是反案立論局覽而氣切

秦用三良殉葬 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穆公名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灋。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好文情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有生必死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而立之聲教分之采物。旌旗衣服之采章物色各有分制佳字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灋制。告之訓典。教之防

孫鑛曰此是未見秦强時語

利。防患興利 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周禮以土宜教民稼穡蓋因地之利以遂其性也 使其衆、隸、賴之。使其羣臣下至徒隸皆有所倚賴也 而、後、即、命。然後可以就命雖死而無憾也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文字必先善離後乃善切離瀍不一有推進一層而離者有拓闢一步而離者如此章本論殉葬也乃將先王詒瀍後人之精意美行暢衍一沓顧母處只用而況而又字內一跌便醒此又

推進一層離濃極離處正其極切處也然先王違世王者知命之不長及而後卽命等語非不步步回顧字字吃緊必入此境乃可撒手懸巖耳

部孫

胡揆曰賈季殺其薦已者臾駢又賈季所戮宣子使之其中可疑

戴文光曰妙語能破

臾駢不報私怨 文公六年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本將中軍陽處父改蒐於董而易之故怨之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處父黨於趙氏而賈季知其無援者想宣子得政之後外示太公不以處父為私恩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冬。賈季奔狄。晉殺續鞫居故賈季出奔也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帑音奴宣子使其屬大夫臾駢送賈季之妻子夷之蒐。此年春晉蒐於夷時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句曲而精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

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汗之。親率士卒而斥衛之送致諸竟。送出晉國之境界也

一事而三君子與焉可以觀晉人材之盛然其美率起於宣子陽子冒怨達賢達宣子也臾騈不私恩怨宣子所用人也又可以觀宣子之爲人矣古道古風後不多見 邰孫

戴文光曰日抱出抱如画

孫鑛曰語厲而正

又曰婉以深

晉敗秦師於令狐　文公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從趙盾之召也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穆嬴襄公夫人也太子靈公夷皐也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逼乃背佩先蔑而立靈公。宣子初遣先蔑迎公子雍今畏夫人而立靈公故背之也以禦秦師。時秦康公用兵送公子雍故宣子遣兵禦

之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末馬蓐辱食林飼也蓐食謂早食於寢蓐也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先蔑晉卿也言但使大夫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云同官爲寮寀也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

章。詩大雅板之三章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林父蓋謂芻蕘之言尚當聽信況同官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奴及其器用財貨於秦。荀伯郇林父也送先蔑妻子及其家貲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趙盾見秦靈公子雍宜委曲以致不得已之情則秦人未必戰何得目其爲寇而潛師以襲之耶悖亂如此所以召靈公桃園之弒也鹿門

敘法參差結法冷雋人所易知但其中有一種喪君無政忽忽景色或人所畧耳爻一

鄭子家與書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晉侯（靈公）合諸侯於扈。（戶）平宋也。（不能討其篡弑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於是晉侯不見鄭伯。（穆公）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歸生也）使執訊（通訊問之官）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鄭穆公）即位三年。召蔡侯（莊公）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也）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自稱名也夷靈公名也子家言我輔佐鄭君之太子）

陳湜子曰歷敘往事法殊潔老

又曰總由更爽勁

名曰夷者。以請陳侯於楚。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鄭太子夷先爲請命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之展反陳事。以敕成陳國前日之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自鄭穆公即位以來一朝於襄。謂三年十一月隨蔡侯以朝於襄公也而再見於君。謂十四年七月以蕆陳事往年八月又往朝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絳晉都邑也夷謂鄭太子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子家自謂也相及於絳謂朝晉不絶也雖我小國。則蔑

藝文光曰此下說將敵晉意層層轉入最婉最激

孫鑛曰調好鍊法妙

又曰正理實論

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蔭同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以諭鄭急不擇所從之國也（附諳亦是忠告）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言晉之命令過苟無有窮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餘波賦兵也古者賦田以起兵故兵謂之賦以待於儵。音攸儵晉鄭之境言將盡起鄭兵以距晉也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朝於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

趙穿公壻池爲質至焉。趙穿晉卿也公壻也晉侯女壻以二人爲質於鄭以見晉之無政事而伯業之衰也

一辭令神品其靈妙只在敘事文法變換先歷敘後兩分結之字字勁鍊流轉妙絕千古問得激越婉沁有子產風則文一

季文子論逐莒僕 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莒紀公生子名僕立爲大子音太又生季佗。又生次子名季佗愛季佗而黜僕。旣又愛其次子黜其長子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時國人皆怨紀公故僕因衆心以殺之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魯太史名克也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法則也以此觀人順此則者爲吉德逆此則者爲凶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周公又作要信誓命以戒後人曰。毀則爲賊。掩匿也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旋觀莒僕。周旋觀省莒僕之一身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

魏之允曰諡法妙

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爲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顓帝之號共裔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頹敳。魚開反檮桃戭。衍大臨。尨降。庭堅。皋陶字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齊堅肅也聖通明也廣大也淵深也明智也允信也篤厚也誠實也言此八人有此八德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謂愷悌也天下號此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帝嚳之號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八人者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忠盡己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宣通也慈愛之出於心也惠愛之及於物也和中節也言此八人有此八

鍾惺曰言之甚悉

德。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者善之長也天下號此八人謂之八元]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使宅百揆以揆度百事] 莫不時序。[時是也謂當理也禹揆百事無不當理而有次序] 地平天成。[水土既平而天道乃得其成也此言舉八愷而獨言禹事蓋舉其大者以見其餘也] 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也] 掩義隱賊。[有義之人則掩之而不用賊害之人則隱庇之] 好行凶德。醜類惡物。[其有凶醜之類穢惡之物] 頑嚚。[銀] 不友。[與夫心頑而不則德義之經口嚚而不道忠信之言凡此惡人不可親友]

者是與比周。此不才子專與等人相昵近相親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此即驩兜也少皡氏有不才子。少皡氏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安於讒譖信用回邪服讒蒐慝。常服讒疾而蒐索他人隱微之惡以誣盛德。有盛德之人則爲讒謗以誣罔之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言其行窮而好奇此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即高陽氏也避八愷故言顓頊氏顓音專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晉雲氏黃帝時官名有不才子。貪於飲

字法

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平聲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此卽三苗也饕音叨餮音鐵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

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魯宣公以篡弒得國而行父不討顧乃逐莒僕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托莒僕以刦持宣公也彼宣公果入也固宜羞愧汗下無措躬之所矣三家擅權益始於此傳曰東門襄仲殺嫡立庶魯君於是失政嗚呼其所繇來者漸矣　伯敬

鍾惺曰瑣事藻甚

胡撥曰一歌一答皆極奇嬌與三百篇別一音節

華元答城者謳 宣公二年

宋人贖華元於鄭（宋以華元爲賢故贖之）華元逃歸。（時宋以車馬贖華元華元乘其亂而逃歸）宋城。（宋人增築舊城）華元爲植、（植音植國有大役爲之將主曰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幹）其目、皤（婆）其腹、弃甲而復。于思、（腮）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謌古事奇兩形出古君民風教朴厚（友夏）

云棄甲則那若不解其棄甲二字之意者滑稽

得妙須鈍得妙末云口衆我寡止得尤妙只四字厝應變止謗之法 伯敬

孫鑛曰亦只是開問非是示偪筆其意郤有覬覦

評按曰即從鼎字內發出德字就伏有明昬二意在巧心妙手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在伊州）遂至於雒。（雒音洛遂至雒水）觀兵於周疆。（觀示也觀兵猶耀兵也周都雒陽南與疆界）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鼎禹之九鼎也楚子問其大小輕重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言大小輕重繫乎德而不繫乎鼎）昔夏之方有德也。（昔夏禹之盛時）遠、方、圖、物。（遠方之國皆圖畫山川奇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各貢其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圖鬼神百物之形而使人逆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使民盡知鬼神奸邪之情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不遇

戴文光曰矜激棹厲如劍戟相向

不順之物。魑魅罔兩。魑山神獸形魅老精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民皆知其情狀而善避之故怪莫能遇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也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當三代君德休美光明之時雖小。重也。有德則重不可遷移其姦回昏亂。及姦慝回邪昏迷暴亂之時雖大。輕也。無德則輕言可遷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於郟鄏。郟鄏即洛陽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其言典重足配九鼎戰國顏率以九九八十一

萬人可挽鼎乃輕甚　爻一

問鼎之大小輕重意或可誅而詞固甚微非若

請隧之顯于王章也王孫滿之對較襄王加嚴

切焉止萌杜微大體宜爾斯文之奇故在識到

仲光

蔣尚賓曰陳人無動伏下申叔時一段論案細甚冷甚

孫鑛曰妙喩

申叔時諫縣陳　宣公十一年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夏徵舒弒靈公之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舒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僭稱王故大夫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從容）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謙言我輩小人無高見遠識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復還之猶勝於不還也乃復封陳於是復封陳國

可哉前後兩應妙牽之喻甚極事情而敘事尤簡勁　伯敬

辭理婉雋格調潔老　建白

孫鑛曰兩唯命作波以發布腹心之意最緊切無剩語絕工妙

莊王許鄭平 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去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於晉故楚莊王怒而圍之克之。鄭伯襄公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設若俘虜鄭民使之江南以實海濱。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設若割截鄭地以分賜於諸侯之國使臣妾之。使鄭民男為楚臣女為楚妾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設若楚君施惠而顧念及此徼福於厲宣桓武。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故鄭欲楚求福於此四君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

夷於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爲縣今鄭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不耻卑辱幾有勾踐之風而報人之志何不逮遠甚要知同一屈辱越出於懷毒詭屈鄭知罪誠服越敵驕而有臣鄭敵良[illegible]無助故也 仲衍

孫鑛曰四語簡而盡事情絕佳

又曰排敘六件是左氏當調然妙有節奏

楚敗晉師 宣公十二年

晉師救鄭。（晉楚爭鄭故楚伐而晉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荀林父也）曰。無及於鄭而勦民。（林父言救鄭已無所及若與楚戰是徒勦殺晉民也）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士會也）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荊楚也尸楚陣名也楚武王創此陣法以戰爲陣）商

鍾惺曰與雅典甚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蔿敖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時為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當軍行之時在車之右者挾轅以為戰備左追蓐，蓐臥上草也在車之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以為宿備前茅慮無，前茅楚旗制也在前者持之以慮有無之事恐其卒有變故則預告軍中而為之備也中權，後勁，中軍以制權謀後車用精兵以為之殿百官象物而動，物旌旗也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旗物而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之政令不待飭戒而自備具能用典矣。此見楚之典不易也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成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彘子先縠也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莊子荀首林父之弟也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

鍾惺曰此豈臣子之言

尸之。言當在陣而死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韓厥也謂

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

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師遂濟。楚子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嬖人便嬖使令之人也伍參伍奢之祖也欲與晉戰 令尹

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

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

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

又曰此亦林父罪案

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𣓁上衆誰適的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告孫叔敖使回車而北向復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敲之間鄭皇戌使如晉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文公十六年楚滅庸其君

孫鑛曰此章法自尚書變來流動中却自蒼渾著渾是古法流動是變法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吁民生之不易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不易者謂斯民生理之難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無一日不治兵器且申重其儆戒之命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扶粉反冒篳畢路藍縷以啓山林此言楚君訓民以楚先君勤儉啓土之事若敖蚡冒皆楚先君篳路以柴爲車也藍縷衣破而縷藍藍然也啓山林鑿山以通往來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鍾惺曰以我卜也四

分為左右二廣每廣有車十五乘廣有一卒、百人為卒以今賁法論之每車一乘有一百人卒、偏之兩、周制車十五乘為夫偏二十五人為兩楚以五十人為兩以舊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大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議右、廣初駕、每日右廣雞鳴而駕馬數及日中、數其時刻至於日中而止左則受之、左廣代右廣而駕馬以至于、昏、至於日入而止內官序當其夜、具內官近居者為次序以當具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以待不虞、以防不測之變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

字盡鄭之情　孫鑛曰辭命情婉

從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言我楚君小時遭國家之憂難謂穆王之喪也）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但聞先君成王穆王常往來於伐鄭之役）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更嚴正

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言楚以大國之君親至鄭國是有迹於鄭也今晉君使我羣臣遷其迹而去之）曰無辟敵（晉君諭我羣臣不得與敵而避之）羣臣無所逃命楚子

使[請報楚求成之使]趙旃求卿未得[趙穿子也]請召盟皆命而往郤獻[郤克]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豚]車逆之[軘車兵車名使之往迎二子]潘黨望其塵[楚潘望見車來塵起]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桓

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乃擊鼓而號令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極狀）中之指可掬也楚子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拒方陳也）以從上軍駒伯曰（駒伯郤克上軍佐也）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智力正敵一和一貳遂分勝敗小人何可一日

使與大事哉　仲光

勢決而遒字滿而逸古文之勝　岡得

莊王不爲京觀　宣公十二年

楚師至於邲。邲鄭地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王何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而聚晉人戰死之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高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故民皆歸往武王以求安定也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

禁暴　戢兵　定功　保大　安民　和衆　豐財

鍾惺曰語淡至沉痛

孫。燕。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言但當爲梵先君作宮於此告。成。事。而。已。以戰勝之事告於先君而已蓋古者出兵必載先廟之主以行此言作先君宮告成事謂奉所載之主以致祭於宮中而告之也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不敬謂不式王命而肆爲梟亂者則明王討之取其鯨鯢倪而封之。鯨鯢大魚也能吞小魚以喻不敬之人吞并小國也

取而封之謂殺之而以土封其尸也以為大戮為大戮辱以戒來者於是乎有京觀京觀即所封之尸也京大也觀示也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前引起七德後敘無七德俱有變化相承遞下緊切沉毅冏得

楚莊大有王者氣象此論非桓文所及惟言

鍾惺曰。寫得奇崛有神。

楚子圍宋 宣公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申舟即文之無畏也 曰。無假道於宋。使之過宋而不假道 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宋公違命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言宋必殺我 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無畏之子而行。字法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是以我宋爲楚之縣鄙也 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迭皇。皇門寢門闕也闕在門之兩旁 劒及於寢門之外。比室皇又遠矣 車及於蒲胥之市。蒲胥楚市名屨及門闕劍及門外車及於

市皆言其速也

敘事與核句調鍊陗 月峯

非急臣也乃急信耳描寫可謂刻至 文一

鍾惺曰治亂二字說得新妙

結草報從治命 宣公十五年

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言疾病則神昏亂我從其治命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失足以仆於地）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曰必嫁是曰必以爲殉總是一情字往來於彌

留之際藥可奈何顛倒至此魏顆用治亂二字替之分解甚妙破盡千古臣子拘滯所謂發乎情斷以義也　伯敬

孔子惜繁纓 成公二年

衛侯穆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言不如也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夏戰於新築師敗將盡新築人仲叔於奚新築大夫救孫桓子良夫桓子是以免旣卒事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卽曲縣也繁盤纓馬飾諸侯之服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然後爲民

所信以守器。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之器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利者義之所出。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夫子惓惓正名之言多發之於衛則知衛之名實紊舛多矣但繁纓已哉　部孫

孫鑛曰對語工絕鍊而勁

齊國佐不辱命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齊兵敗走晉兵追之入自丘輿。入齊丘輿之邑擊馬陘。又攻齊馬陘之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彥玉磬與地。賓媚人齊大夫國佐也賓是姓媚人是族甗甑也玉甗玉磬皆滅紀所得者蓋齊侯以寶物與土地賂晉師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音致蕭國之君字同叔其女子嫁於齊實爲頃公之母晉人言若欲講和須是以齊侯之母爲質也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又使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西而行破的語凜然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

戴文光曰先說王命後說不孝極是而轉落婉宕

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古者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復盡東其畝則晉之伐齊循壟東行其勢甚易兵車之利也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

又曰上分此合對而不對祇重王命

又曰三重王命三呼吾子如山壓卵已令氣折

孫鑛曰此後更濃腴更精緊

鍾惺曰借一兩字似歇後語

子求合諸侯。以逞蔡驪之欲。詩曰。布政優優。言商湯敷布政令優優然而寬和百祿是遒。故福祿之盛皆遒聚而歸之子實不優而棄百祿。今汝不能寬和而自棄其福祿諸侯何害焉。豈能爲諸侯之害乎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僥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佩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此篇在公穀各有妙致然不能不遜此宏暢部孫

孫鑛曰意情語鍊卓爲神品

文曰說無怨易說無德難此說據理正大而說得婉妙若辭則

晉知罃對楚子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楚官名）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知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

伏案冷妙 知罃得盡辭無所忌

頭或隱有所恃耳

更腴勝又曰臣怨君德分得好

戴文光曰從君出父都雅姸悉

巳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貳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共王四問而知罃四答不亢不隨能重本國而不失鄰好詞旨渾涵 鹿門

前三對有學識有丰裁極難厝辭事說得斬斬第四對凡三轉一轉一意首示國體次示家典次示忠節以無私者爲私以報國爲報楚語近滑稽實則大理學語也絳都唯此君舉動事事可人不但是文足壓左氏一書耳 爻一

可人不但是文章應有尺一書耳又一

須精實則大進學識也精能通達好與物事

然亦惟靜以攝私有為私以雜圖為雜絲諸

第四對凡三轉一轉一意首示回轉次示末段

前三對作學議論作半截極難層轉深說得好

不失為好詞音節兩註門

其王四州相加惟四海不克不能通古圖[illegible]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於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獻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如齊。惠公如秦。（避驪姬也）無祿。（晉無福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秦伐晉獲惠公於韓）（句法）亦悔於厥心。（尋以呂甥之言歸之）用集我文公。（納重耳）是穆之成也。（句法）（穆公成安文晉之功）（長句法健）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

戴文光曰數語一步深一步

夏商周之亂。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鄭人侵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謀也於我寡君。擅及鄭盟。燭之武言於秦伯與盟不敢斥言故云秦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怒其擅越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功也於西秦在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穆公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疊用文法襄公。寡弱也欺襄公之弱迭我殽地。姦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滑國都於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滑晉同姓撓亂我同盟。謂鄭傾覆我國家。襄公未忘君之舊勳。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晉敗秦於殽猶願赦罪於穆公。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使鬬克歸楚求成天誘其衷。成王隕命。商臣弒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文六年秦穆晉襄皆卒康秦靈晉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納公子雍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秦納雍猶蟲之食禾稼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於令狐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河曲涑川王官羈馬以晉地　總結句法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

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不肯惠然共盟）利吾有狄難。（晉滅赤狄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河箕郜晉三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衆拒秦於輔氏）君亦悔禍之延。（久長）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於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郤犨盟秦伯於河西）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秦伯歸即背成）白狄及君同州。（狄與秦俱在雍州）君之仇讎。而我

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句法）寡君不敢顧昏姻。（句法）與君之威。（字法）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跡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是用告我。（以秦之二心來告晉）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已上述楚共王來告之辭）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來親晉）（轉應前後相好四語轉爲望之之詞）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

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安靖諸侯豈敢微亂句法讎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才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圖度其利害或和或戰

通篇俱是造作出語言最爲工鍊敘事婉曲有條理其句法古其章法整其篇法密誦之數十過不厭在辭命中又別是一種格調於古今罕有兩者眞可謂神品 月峯

述巳之功過爲崇護數秦之罪曲加詆誣是左

氏第一義 鹿門

敷陳爛然而敘次之整句濃之新轉變之幻尤

具勝場 伯敬

周文歸卷之八終

周文歸卷之九

竟陵伯敬鍾　惺選　武林文一陳淏子輯
曲沃部孫衛周䏡鑒　瀫西仲衍胡　揆叅
古婺建白范德建閱

魏絳以刑佐民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御者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合諸侯會盟以爲晉國榮今戮其僕是辱之也使羊舌執必殺魏絳之言勿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

孫鑛曰細玩妙處乃只在以及至於四字上

鍾惺曰公跣而出何

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言將自來陳其辭狀何辱命焉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晉侯御僕也將伏劍。士魴張老

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字法斯為此官臣

聞師衆。以順為武。莫敢違拒上命以見師之威武軍事有死無犯

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

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

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又累及揚干則無所逃矣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謂斬引咎妙

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

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悼公感悟乃忽遽跣足而出曰。寡人之

其慮也親愛也軍禮也二語並說又寬重有體

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以刑當其罪可以佐民事之反役。反自雞澤之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先虛後實先寬後緊一步緊一步文之極有律者明卿

晉侯欲殺魏絳漢武所謂會須殺此田舍翁一時之盛氣非衷言也魏絳亦知其不死故至而授書不待士魴張老之止矣若在靈公雖卜上

書何益新軍蒐帥故從下軍選將之愼也從祥刑得封拜想見古人虛公寛愼如此滕公之識韓信也李白之識汾陽也俱于臨刑時一顧得之可不愼哉彼昧目秋官不知失却幾許英雄矣 伯敬

陳淏子曰載書張本只一愼字

晉鄭載書　襄公十一年

諸侯圍鄭。爲宋圍鄭觀兵於南門。觀示兵威於鄭之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於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得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毋得壅塞山川之利而專有於己毋保奸。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或有違此命者司愼司盟。二司皆天神也司盟盟主盟誓之神名山名川。名山五岳四鎭之神也名川四瀆之神也羣臣羣祀。羣臣先世之臣有功德於民者羣祀凡神之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太祖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類先公諸國

始封之君七姓十二國之祖其時同盟凡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晉魯衛鄭曹滕姬姓二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似姓薛壬姓共七姓也明神殛之自司慎司盟以下諸明神同誅殛違命者俾失其民使之失其民心隊墜命亡氏隊其天命絕其氏族踣其國家

生色全在載書與辭陏字想見古人手筆 仲光

孫鑛曰緣飾語甚佳

戎子不屈於晉 襄公十四年

會於向。晉會諸侯於鄭之向地將執戎子駒支。晉將討戎子之罪而執之戎子名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朝朝會向之朝位也曰。來姜戎氏。來呼之使來也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姜戎之祖名吾離言皆爲秦穆迫而逐之瓜州之地乃祖吾離被。披苫毡蓋。盍苫蓋白茅也言汝祖無布帛可衣惟衣草也蒙荆棘。言無道路可由冒榛藪也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音泄蓋晉之命令有所漏洩則職女之繇。職主也言命令所以漏洩於諸

雜以口語遂而嚴　孫鑛曰就事實述最易拙此乃不拙却更嫣健有勢

使者曰汝戎實生之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功甚、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所以迫逐我諸戎也按僖公二十三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蓋秦貪其地晉貪其人所以共誘而遷之也惠公蠲其大德。惠公蠲明其大德而卹之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也裔遠也胄後也姜姓大嶽之後故姜戎是其裔胄也毋是翦棄。以其四嶽之後故不翦滅而棄絕之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僖公三十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秦人竊與鄭盟。秦穆公從燭之武之言私與鄭

陳淏子曰詞雅鍊

又曰收局勁甚

人而舍戍焉。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還。於是乎有殽之師。所以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剔今官之婉刺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悶賦青蠅而退。譏晉信讒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詞氣俱正而嚴但駒支說喻尤巧而捷且諸侯之解體非戎之過宣子何以誣之 伯敬

以漏言責戎理原自屈至於戎之敷對詳暇辭氣和平亦可謂優于詞者矣 文一

穆文熙曰實甚句激而實婉

戴文光曰一反一正中間一句若下不板不急此法極佳

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太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下解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二語是實甚）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斷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

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暱女乙反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難乃旦反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瞽盲者爲詩以風刺音莫庚反風芳鳳反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箴之林反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傳直專反注同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與音預誹或作非音同又甫味反商旅於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技其綺反

孫鑛曰用長短句收峭

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遒在幽反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句濃蒼而詞意更有生澤可人處至長短相間參錯成章尤令人傳玩不厭 王守溪

當宁者可書之置諸座右 伯敬

戴文光曰國策極祖此語

子罕不受玉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而後使或人歸於其所居

廉者貴有情又貴有才宋人得玉而獻諸子罕恐懷璧越鄉之喪命耳亦自高識但子罕弗受

後一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廉字便足自了而已 伯敬

陳淏子曰附會得妙然亦未必不然非徒伏下案也

孫鑛曰應語鍊勁

庶其來奔　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竊其漆與閭丘二邑以來奔魯）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季孫宿以襄公之姑及姊二人嫁與其）皆有賜於其從者。（從庶其而來者皆有賞）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臧孫紇）曰。子盍詰盜。（問汝何不治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四方封疆）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司寇乃詰奸慝之官）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言邾庶其也）而大禮焉。（以公姑姊妻之）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反使紇去內盜）將

又曰敘事語亦淨

范德建曰引案必典則切當非古人不能

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公姑姊二
人皆姬姓之女而與之邑。使之食其所竊二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
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大盜謂庶其也其次。皁
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汝賞
盜而使我去盜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洗濯其
先結不能文明不可
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
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
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虞書大禹謨篇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信錄巳壹。而後功可念也。然後有善功之可念也以譏季孫無信賞而賞人

主意只在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一語分在兩層一發端一詰問一正破六段雙排于不能中又作三層虛實相生敘斷互用不可中正反層疊文章家祖之　月峯

曾自庶其之受牟夷黑肱接踵而至然皆非君命也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晉而黑肱以濫來

葢委惟寡貧是患故親爲逋逃主而不惜耳 伯敬

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桓子欒黶也宣子士匄也生懷子。懷子欒盈也范氏所生范鞅以其亡也。鞅士匄之子也十四年欒黶強士匄使逐其子怨欒氏。范鞅因被逐而怨欒氏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所娶宣子之女盈之母也范氏堯之後故姓祁老家宰之長也州賓宰之姓名欒祁與之私通懷子患之。恐其母之淫亂祁懼其討也。恐其子討其淫亂之罪愬諸宣子譖於其父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宣子信之。其女譖之其子證之故信其說使城著而遂逐之。著邑名宣子使欒盈往築城因其出外而遂逐之也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叔向弟囚叔向。人謂叔

孫鑛曰有閒雅趣

陳淏子曰從君二字刻甚

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附見叔向（王鮒晉大夫樂桓子）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入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室老聞之（家宰之長）（聞叔向言）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言晉平公寵愛王鮒聽信其言）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繇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謂其舉解狐也）內舉不失親（謂其舉其子祁午也）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言祁奚乃

二波　三波　四波

孫鑛曰一一應轉若今作序記然

又曰婉雅有節奏

又曰三事以不排見勢

先覺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必與叔虎同謀也蓋王鮒恨叔向不應不拜故因君門而譖之 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聞叔向被囚 乘馹而見宣子。馹傳車也 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仁○人○之○言○十世宥之。假使其十世子孫有罪有當寬宥之 以勸能者。以勸勉後來有能如此者 今壹不免其身。今叔向一以其弟有罪之故遂併戮及其兄 以棄社激切稷。叔向乃社稷之臣也今殺之是棄社稷也 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鍾惺曰母美而生子必惡恐未必然特出自妒婦之口耳然叔虎見殺亦其偶然也

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謂右成王爲相也）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何必多殺人然後人不敢爲惡也）宣子說與之乘（與祁奚同載）以言諸公而免之（言諸平公）不見叔向而歸（不見叔向徑歸祁邑以示其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於祁奚即往朝君以明祁奚之非爲已也）

祁奚叔向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龍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於是遣此婦人往視其父寢席）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

孫鑛曰鑪錘力到色濃而調適

又曰兼插議論

欒盈寵愛叔虎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所以叔向之族有今日之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周之西方邊邑掠奪欒氏財物辭於行人，欒盈致辭於天子行人之官曰：天子辭命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又再得罪於王之郊甸遭其侵掠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欒書盈之祖也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王翼戴天子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其子欒黶不能保全任戴欒書之功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將伏罪於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敢敷

布其四體無敢隱情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靈王言我本尤晉逐欒氏而自掠之自效尤也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

倒敘旁敘事不甚相屬而篇法自整筆力亦適

交一

戴文光曰起得聳拔聞字伏令名

子產與范宣子書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杜氏曰寓寄也 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 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沉滅之言言無聞也 將焉用賄。○前○分○名○德○此○合 夫令名。德之輿也。○句○ 德須令名以遠聞 德。國家之基也。國家須德以立 有基無壞。

又曰又分一二註再合

孫鑛曰語絕勁削重用于字尤有態象齒句緊接而跌佳於勢恰好更無容再著語

無亦是務乎。言以德為務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二心所以濟令名言所以致令名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此立言德令名為德之輿故載德以行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毋寧寧也言當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不可使人謂子剝取我民以自生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言猶賄必敗以應子之家壞意宣子說音悅乃輕幣。

此古人通書之始看他口氣全似聖賢眞西山

的確譬喻只消一二語便穩括大意末喻兩句

收拾何等鄭重勝千萬言伯敬

嚴詞正色如規好友古人厚道如是爻一

晏子歎莊公 襄公二十五年

許應旂曰三段疊下文法瀟洒讀此等文

齊棠公之妻。棠公棠邑大夫 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崔氏家臣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己取也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 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婚 遂取之。莊公齊君 通焉。驟如數往 崔氏。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晏嬰聞莊公被難於崔氏故至其門 其人曰。死乎。爲君而死 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非獨我之君何爲獨死 曰。行乎。去國 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不得罪於君何爲而逃亡 曰。

字字能寫人胸襟　鍾惺曰意氣章法句法俱妙

歸乎。歸家曰。君死安歸。臣以君爲天君死將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不爲祿養社稷是養。

總結意

此語隱寓君爲淫忠而死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非所親愛者誰敢當其禍且人衆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將用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謂侯崔子開門而入以公尸枕己之股而哭之旣哭而起踊躍三度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句淡　傳

死乎行乎歸乎分應總結層次錯落構局工絕

而意尤超出可謂神品 月峯

不直說出本意故借問者助成波瀾似有意作

好文字者 部孫

孫鑛曰。數語甚精陗

蔡聲子復伍舉　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舉與蔡聲子相善。伍舉奔鄭。被譖出奔將遂奔晉。遇聲子於鄭郊。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必能使楚人取歸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向戌將合三國之好以弭諸侯之兵聲子通使於晉。蔡本楚黨晉楚將和故蔡遣聲子使於晉還。於楚。令尹子木訣○一○召屈建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也趹○起○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譬如杞梓之木與獸之皮革自楚往也。皆產於楚而往於晉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

多歸生（聲子名）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恐大善人而國從之亡也）詩曰（大雅瞻卬篇）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大雅謨篇）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商頌有之曰（商頌殷武篇）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加膳則酒食賜下無不厭足）此以知

陳淏子曰方出本意下即實之以事

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盛饌不舉。則徹樂。減膳則不用樂以侑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勸賞畏刑恤民三者是禮之至大節目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儀及公子燮作亂析公奔晉。析公子儀之黨也楚殺子儀析公懼而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晉人置析公於後軍之兵車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晉將遁矣。晉兵將逃歸矣析公曰。楚師輕窕。音跳兵不

戴文光曰四段格整而勢橫奔宕可喜

（尊重）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若多擊戰鼓鈞同其聲）以夜軍之。（乘夜而攻楚軍）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獲沈子揖）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公八年晉欒書侵楚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鄭畏晉強）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楚君與夫人信其父兄之譖不能是正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名以與雍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成公十八年楚納宋五人魚石等於彭城楚伐宋圍彭城晉救宋）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靡角宋地名）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兵器蒐閱車乘秣馬。蓐食。飼馬而早食師陳。焚次。兵皆列陳而焚其次舍示必死也明日將戰。與楚決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晉人當歸者遣使行楚人被囚者放之歸楚兵宵潰。楚囚歸言其事楚兵懼而夜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晉以魚石等五大夫歸寘諸瓠丘楚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楚子辛死之。襄公五年楚人以陳叛故歸罪於令尹子辛而殺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申公巫臣也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子不使得取夏姬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晉邑名以。爲。謀。主。扞禦北狄。巫臣

為晉扞禦北方之狄通吳於晉。成公七年巫臣請使於吳吳乃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教之中國戰法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巫臣質其子狐庸於吳使為行人吳於是伐、巢、屬楚小國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州來皆楚邑楚罷於奔命。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宣公四年越椒以若敖氏之族作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伯賁即越椒也前傳作伯棼晉人與之苗。苗晉邑名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成公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塞其井夷其竈欲其地之平也

成陳以當之。平其地而布陳以當楚之中軍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范燮中軍之將佐也易行謂簡易兵備誘令楚人貪己使不復顧左右軍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中行偃上軍之將佐郤至新軍佐也二穆謂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時子重將左軍子辛將右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四面夾攻其中軍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王夷謂呂錡射中共王目師熸謂軍敗如火之滅也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悼公立而諸侯從晉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屈建言聲於所言皆是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言又有甚於析公雍子子靈賁皇之事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伍舉也娶子牟之女子牟得戾而亡。

得罪出奔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向南以望楚國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言為患又甚於前四子者子木懼，言諸王。言於楚康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楚聲子之復伍舉，君臣朋友之間兩得之。然伍舉不歸楚，楚森鞭尸事矣。禍福所倚，豈可前知哉。聲子與子木論晉故，以楚有材晉實用之一語作主，歷數析公、雍子之靈、苗賁皇奔晉之

故立談間一部掌故棄賢資敵不待其言也終而聽者悚然矣作敬

發端甚遠陳事甚切大章洋洋楚巨材也 文一

鍾惺曰不云晉滅八國上曰晉是以大有含蓄

穆文熙曰司馬侯論不歸杞田則是至於先君有知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平公母杞女也慍曰。齊也取貨。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所滅八國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晉始盛之君以下。衆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毋寧夫人恐非對毋君之言

朝、史、不、絕、書。記魯朝聘之事 府、無、虛、月。府庫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矣。何必齊、魯以肥杞、且先君悼公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

杞夏餘也而即東夷一語殊有本領文亦嚴勁有鋒稜 仲光

陳淏子曰用虛字法長短句法變化不窮

季札論樂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始通魯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以有紂未盡善然勤而不怨矣。文王憂勤政事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黍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煩瑣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之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太公封齊爲東海表式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言其節也其周公之東乎遭流言之變而居東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戎至秦仲始易音用諸侯之樂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至周東遷盡取西周之地故云

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險當作儉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情其國小無明君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本唐國故有堯遺風不然何憂之遠也憂深思遠聲發於情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

孫鑛曰數語尤深微詳盡微嫌太排

之歌陳。曰國無主。（淫聲放蕩無復思忌）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季子聞歌鄶曹之風不復譏論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反叛之心）怨而不言。（怨商紂之政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非周德之小以有紂餘俗故未大）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謙退也）遠而不攜。（貳）遷而不淫。（過蕩）復而不厭。（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自節）用而不匱。（弘大）廣而不宣。（自顯）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

戴文光曰真得讚不容言之狀

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克諧無相奪倫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巳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聖德弘大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難於處變見舞大夏者。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不自矜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巳。

妙處只在文法變化有音有色有態 月峯

歌周召以下字字是反覆想像光景舞象箾以下語便着實歌屬聞舞屬見聞虛而見實虛則疑實則信慧不必言其愼如此 伯敬

音聲在耳如物色在目摹贊語尤奇絕 郃孫

孫鑛曰起案奇

陳淏子曰能紀甲子數而不能年拙甚妙甚

又曰亦妙不直說出某年播出

文子優絳縣老人 襄公三十年

晉悼夫人食似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食謂以飲食犒之也城杞去年今未畢工絳縣人或年長矣。絳縣有老人不知名無子而往與〔附字〕於食。與享悼夫人之食有與〔句法〕疑年。有人與同食者疑此老人之年使之年。使之言其年齒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句奇〕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更奇〕其季謂第四百四十五箇甲子矣自甲子數起至此日癸未方二十日甲子一周有六十日是得三分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吏不曉歷數故走問於卿大夫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魯文公十一年乙巳歲惠伯會郤缺

許多議論

鍾惺曰暗中一部掌故言之悚然

魏之允曰折字奇

以諸侯之從於楚者老人以此年生是歲也。狄伐魯。其年乃長狄鄋瞞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於鹹。莊叔叔孫得臣也鹹魯地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僑如虺豹皆所獲長狄之名而皆以名其子。得臣有三子待事而爲之名是年因名宣伯曰僑如穆子曰豹七十三年矣。自乙巳歲至今年戊午首末七十四年矣而曰七十三者蓋計其全數而言未滿七十三年也史趙曰。史官名趙亥、有、二、首、六、身。言亥字上二畫爲首六畫爲身如筭之六者三也春秋時有此字體下、二、如、身。如往也言除下亥上二畫往置身旁也是其日數也。便是此老人從初生年起至今癸未日之日數也蓋以亥之二畫爲二萬之數以三六之筭爲六千六百六旬之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此文亦𥽥上文亥字之日數也蓋甲子每一周則有六十日總四百四十五箇甲子合有二萬六千六百日以其季之甲子方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老人乃趙孟所掌絳縣之人也召之而謝過焉。趙武知其非常人故召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錄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為晉君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以為絳之縣師也周禮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而廢黜其輿人之尉怒其役孤老也於是魯使者在晉。其時魯使適在晉國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季孫宿晉未

可媮偷也。言晉未可媮薄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不造語俱工　月峯

辱一老人驚動朝士優一老人感動鄰國古人之在高位者各有本領如是　仲光

陸溪曰辭凡兩詰畧無過峻以激人之怒亦善辭者非子産亦折他不服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因魯襄公之喪也)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館之垣墻)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即士匄)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多也)。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音汗弘里門曰閈衡門曰閎)厚其垣墻。以無憂客使。(令客使不以盜爲憂)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能防寇)。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葺以草覆墻而繕治完固之)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

康海曰壞垣之故只此數語盡之僑聞以下一段正是破其爲盟主之說孫鑛曰此雙關勢亦頓挫有節奏

使匄（文伯名）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責）求（需）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無暇）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而見君獻幣帛）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壞也）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小闕）無觀臺榭。（闕門曰觀築土曰臺有屋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館舍如寢君之寢室）庫廐繕修。（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廐莫不修葺）司空以時平易

李東陽曰義正而不阿辭強而不激自有一段溫雅處嫋嫋動

道路治險阻圬烏人以時塓館宮室塗黝塈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大燭僕人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安處賓從有代賓之僕從有人代役巾車脂轄主車之官以脂塗牽車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客之所為以供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有廢缺則巡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待賓如此寧復有災患乎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晉離宮也而諸侯舍於隸人館舍如徒隸人之居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

聽

戴文光曰補此意始完

鍾惺曰左氏毎于傳

不戒。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不毀墻垣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所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受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平公加敬以待鄭君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晉人改築諸侯館舍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謂辭令不可廢子產有辭。善於辭令也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廢辭也。詩曰。辭之

末作一案而假托諸人言以爲宗重太史公傳贊祖此意

輯睦矣。民之協和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悅懌則民安其知之矣。

婉逸流動而氣骨仍自蒼勁是有名文字 月峯

毀垣一章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恃有文子叔向在耳賢人之相成以善也如此 伯敬

孫鑛曰王使字亦在有意無意之間

鍾惺曰愛使學三字

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 名罕虎 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 子皮曰。愿。謹善也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 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售句 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 同壓 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裁也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

鎖上起下妙 宕

畢竟學字是主故正謂二句

又曰淺顯流動語語入情蘇長公熟此一路

乎。（官邑之重多於美錦 正接）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習也）則能獲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名言）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
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前日之言）子爲鄭國。我爲吾
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不足以謀其家）自今
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

爲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敢使家事皆從我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敢預其家事於心有所不安亦將以實告子皮以爲忠。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淸勁圓活其調最鍊最有節奏四節四譬喻隨便揷入絕無痕跡蓋卽口頭語鍊之入妙于文最易識然却不易學 月峯

此文極佳全借譬喻以曉事理操刀一喻也棟折二喻也製錦三喻也田獵四喻也子皮說其言以衣服附身喻之子產申其說又以子面吾

亟喻之各擅俊偉人但知左氏之齊整而孰知左氏之奇宕 鳳洲

孫鑛曰濃肰蒼勁

子產辭子圍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楚子圍聘於鄭且娶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以城外餘地爲墠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也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言

又曰峭直中的

（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其茂以復矣（不得歸）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無備）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以鄭爲戒）使莫不憾者（恨楚行詐）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謂不奉楚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其敢愛豐氏之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弓衣）而入許之

伯州犁之言責以大義而子羽之對發其隱心

葢楚惟以衷甲之故見疑而鄭故以請墠待楚則是來人之侮楚自取之耳 伯敬

胡揆曰鍾何較考工殊依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 既成昏。成許昏 晏子受禮。賓享之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爲陳氏所有、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斗斛名 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斗六升也 釜十則鍾。六斛四斗 陳氏三量皆登加一焉。鍾乃大矣。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也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 山木如市。

陳溪子曰以上言陳氏得民之繇下言齊棄民之實

唐順之曰議雖若不諱國惡然志君愛國之誠猶可想見

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賦斂重公聚朽蠹。而三老。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凍餒。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甚言刖足者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痛念之聲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音杭言晉衰弱不能征討以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爲卒言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餓死爲殣相望。

鍾惺曰苦口至言

而女富溢尤。（字法）（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改）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名）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言夙興以務大顯尚有懈）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得以壽終）豈其獲祀。

造語絶工如謡如誦不說原因祗舉見在其骨奇其力厚其味濃其色古又别是一種調法于古今最少雙在傳中亦寡二 月峯

晉弊極矣似不可復救若挽齊先着只散財聚民而已豈圖池之利已甸不可復奪乎抑天命也嘆嘆 爻一

椒舉如晉諸侯會申　昭公四年

楚子（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言諸侯從晉者使見于楚。從楚者使見于晉。蓋宋之盟云。）以歲之不易。（多難）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暇閒之時）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妙論）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

孫鑛曰文勢錯落妙

又曰條達雅暢此漢菁之源

歸于德吾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善論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皆九州險地是不一姓立國于此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夫豈一姓無德則滅亡也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不可虞度而幸之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

文曰引古收尾若冷語然却有餘味

胡梭曰晉君臣幾許

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辭命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時子產從鄭伯在楚作波文為後根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

道學都被子產一眼觀破少安多求四字可謂刺入巾扃

陳渼子曰吃然十二字一反一正收得典稍

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尊。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楚威能及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議論崢嶸敘事整飭　陽明

馬與險不可恃而鄰國之難亦不可幸司馬侯

之言令人豁然名亦叔向之儔歟　伯敬

申豐論雨雹　昭公四年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對曰。

○一○句○然○○○○轉○更○祭○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固牢也沍音互閉也於是乎取之。深山窮谷牢陰閉寒故取此積陰之冰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朝廷之食祿在位者公私皆得用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鍾惺曰一句總收六段妙

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也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天特向熱則喪浴皆得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初夏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謂夏寒春無凄風。凄寒也秋無苦雨。霖雨為人所患雷

范德建曰証結妙重民意

由不震。震霆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時和故癘疾不降民不夭札。短折爲夭夭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藏冰之道也。

○有○本○有○味○

典故耳然餘諷馴雅自是左氏琢鍊 月峯

其理似迂而實確然藏冰用冰之外果盡無關政乎何不爲推本言之乎 能孫

周文歸卷之九終

